

中華文史叢書之九十
清・光緒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八旗文經

(三)

楊鍾義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八旗文經卷第三十八

記丙

鮑鈺俊逸亭記

鮑鈺前度軒記

顧琮靜廉堂記

趙宏恩朱文公關里廟記

常安游臥龍山記

常安來牛石城記

常安盛京風俗記

常安游西山記

常安堂子山藥師院記

常安下河水利記

常安游蜀山湖記

常安游東磊記

耿鱗奇陡河海陽隄記

俊逸亭記

鮑鈐

長興縣治聽事之東有軒三楹庭際花木交蔭余取韓退之
守縣坐深樾句名以坐樾軒東側一庖屋縱廣方丈暗陋不
可以居人余乃撤其瓦易其宋鋪甃平之以爲臺曰博山臺
臺側有小山藉其勢貼石以疊磴道曰兼山磴復穴臺山兩
堵東達乎劉郎泊之南溪曰鑿坏洞闢地數弓縛條樹援闌
入而亭之曰俊逸亭臺言形磴言勢洞言體亭言望各名其
所當然而亭則惟吾得有故特記主之亭製六合位函一筵

上覆草茅以崇儉下聯埤垸以承坐櫨桷不雕以尙質闌楯不設以省工環楹植花周礮嵌石因陋就簡程度惟意攷工之成兩泐其辰庀材之費不盈一鎰不耗民力不廢曹事予以籌畫政理會計租課究習律令捫判文牘省身退思宴息全性茲焉是託其或春秋佳日齋居休暇風庚露蟀炯月繁香觸手一編神來得句憑襟挂頰資益實多昔唐陽翟令陳寬作穎亭記云匠氏退有後言以當敏樹政無敏樹亭爲勸誠今余不德再叨爲茲邑長雖主未聞惠人未蒙仁然教令之出民皆安之祿食七載而亭始營且方捐哀俸錢重建縣樓成因其餘材不煩特構非如所云遽以庥覽爲懷者吾知其可塞匠氏之意矣

前度軒記

鮑鈐

余以康熙乙未銓授長興令履任三載被劾解去例以原缺補用需次京國者十有四年雍正辛亥復除茲邑廨舍東北隅舊有池池南老屋三楹余取劉賓客元都觀詩語命屋曰前度軒因命池曰劉郎泊蓋不過一時感歎宦迹云爾實未遑經理也乾隆丁巳政粗有成稍尋游憩之所始于軒西築俊逸亭越明年戊午端月鎖印無事步至軒中見其垣泥剝不整梁塵黯以積荒涼蕭瑟之狀直與村舍相似乃命瓦師略加潤飾大書題榜揭于梁閒萃盆花盜草以充之具法酒眞茶以落之賓朋契集憑欄倚檻若不知人事之有夏屋幃幪也顧池心故亭基豐草披拂翦如浮嶼所嘗目爲宛宛邱者亟呼薙氏蘇之列植緋桃數株於其上復命擿淺卒浚池

而深之遂造一小舟褰之日萍牀迴環臨汎與軒相望凡禽
魚竹樹無一非軒之助無一不倚重于軒也而軒則發迹于
余余允得爲軒之主憶自辛亥迄今閱歲又八境內歲與民
俱無恙故得委蛇退食無負初心雖謝巧宦之謀抑亦拙宦
之效矣用是懸敘其事爲之記

靜廉堂記

顧琮

雍正癸丑仲秋余奉命督理直隸河務方蒞任卽巡視河
防未遑居處至冬十有一月望後四日歸天津使院越三日
友人傅文孫至自京攜朱子所書靜廉二字石刻贈予余因
以名堂夫靜與廉本乎性亦成於學者也靜者格物之源神
凝而後幾可研所以能慮也廉者守身之要內澹而後外可

潔所以不撓也石刻在鎮邑學宮歲久流落民間士人張某得之移置其家而此刻復顯余生後朱子數百年得其書而額諸室如日侍先賢之側心常有警焉是以記之

朱文公闕里廟記

趙宏恩

婺源之有朱子猶鄒之有孟子曲阜之有孔子也自古至聖大賢其風教所被瞻嚮之誠卽窮海內外日月霜露之所及無有遐邇如奉函丈而尤必重其里居鄉邑故孟子敘道統而亦以近聖人之居爲幸豈非以天地靈異所鍾而神明所憑哉今天下於朱子仕宦流寓講學之地無不崇廟貌祀春秋則婺源之廟宜尤巍煥異於他所自雍正二年燬於火於是兩江督撫大臣胥用悚懼而余以十一年冬奉命蒞茲

任系檄所司鳩工庀材毋怠毋率而布政使司李蘭鹽運司尹會一殫力經畫斥羨帑倡捐輸委吏董役虔肅將事自雍正十一年工興迄今歲三月告竣請予爲文以紀之世嘗謂三代而上道統與治統合自孔孟後道統寄於師儒遂與治統分余謂不然道統之寄不遇聖帝明王亦無以別正宗而昭一是是豈不繫乎其治哉有宋周程張朱五夫子續千聖之道統於既墜一洗漢唐以來淺儒俗學其爲聖門功臣當無所軒輊其以公爲集諸儒之大成雖昔賢有言之者而歷朝典禮班於諸儒於公未有所隆異我

聖祖仁皇帝以天縱之資契執中之傳編纂全書冠以

御製序文特命從祀進公位次於十哲之後以示褒崇於是天下士大夫求聖賢之道者知必由公之教始無歧誤如

入室之戶涉川之舟楫也蓋自公之生迄今五百餘年而其
道始大著是豈不繫乎其治哉余博觀諸儒之書求聖人之
道二十餘年略有窺測歎宋儒皆學孔子之學而能具體孔
子者斷推公一人蓋公之窮理致知一孔子之博文也主敬
存誠一孔子之約禮也反躬實踐一孔子之下學也一生所
注釋考訂之書幾萬卷而未嘗自爲一書一孔子之述而不
作也微公則周張二程之學不著卽孔子之道亦從而晦噫
嘻盛矣宋熙寧元豐間聖學久蕪學者溺於文詞錮於功利
重以王氏之學誣經叛道簧惑其閒聞周張程子之說信者
十一而誦毀詆譏者蠭起迨南渡後風流彌遠非公爲之揚
其風而暢其義後之人誰復知周張二程之書而又何由知
孔子之道哉夫孔子之道不外六經四書此生人之命脈國

之治亂人心之存亡係焉不得其言不明其道自公研窮闡發而後由孔子而上溯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由孔子而下及於顏曾思孟靡不揭其心源以詔示萬世炳炳乎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緯地蓋其精神氣力實足以肩荷古今宇宙之大業而視若欲然故河汾薛氏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也堯舜之道得孔子而益彰周張二程之道詎非得公而益彰也邪余以謫薄遭逢

聖主累膺重任恆隕越是懼猶以讀公之書竊公一二緒言勉勉於立誠主敬爲當官治躬之則以冀倖寡過使公生於今日必得大用以上佐

聖天子唐虞之治顧不幸而際宋季與時齟齬不得一行其志以老每讀宋史爲之慨然然孔孟之生皆未得一遇於公

又何歎焉而從此億千萬年孔子之道悠久不息公之教亦
歷久而彌芳公之教列於千秋孔子之道愈光昌于萬古余
茲以公與孔孟並舉豈諛也哉因志重修歲月而敬述其私
淑之誠俾勒之石

游臥龍山記

常安

按察聽政之堂北有臥龍山山隈建諸葛武侯祠祠之左右
砌以石磴夾以危嶠高數百丈餘或起或伏有蜿蜒狀故以
臥龍名登其巔地忽平坦約有二畝餘名諸葛臺四圍甃以
磚石厚且堅高三尺許所以便游人之憑眺也臺畔有碑知
爲隆慶中征蠻將軍俞大猷所樹讀其文以先生躬耕南陽
時人以伏龍稱故名其居之岡曰臥龍邦人以其名之相合

構祠以祀之是先生之祠因山而名而峰頭之臺則又因祠而名也歟戊申冬余觀察西粵登堂北望危欄飛閣碧檻朱軒層見疊出於寒松古樾煙鬱杳藹閒宛然若古圖畫所布置余心竊慕焉然而案牘紛紜無暇登覽也久始卜日躡磴而上謁像再拜以伸仰止之思起而憑高寄眺萬象在目歷歷然可數不可盡也是日也陰雲凍合木石蕭疏朔風怒號野鳥鳴悲不覺淒然有鄉國之思故未果前而中止焉春來余有采薪之憂風雨浹旬無虛日至二月而天朗氣清方思一續前游商之周子又彌陳子文園朱子曼若倪子載菴皆欣然有同志遂各振衣而前攀蘿而上據石趺坐而望之見夫峯然聳於前者秀山也巋然擁於後者桂嶺也森森然列於右者寶髻也其下爲都會周遭或官署或民廛仙宮佛院

臺宇鱗列萬戶千門市井紛錯再望寶髻之上晴嵐霧靄變態無窮奇幻盈眸不可名狀左顧瀛江一帶浩浩乎迴繞天際於煙波渺茫中舟小如一葉相錯往來飛鳥千點落霞一片氣象萬千使人應接不暇余與諸同人顧而樂之斯游也友不過五人時未及終日憇息坐頑石飲啜止苦茗豈若七賢鄴下三月蘭亭爲一時勝事作千秋之佳譔哉雖然憶昔晉陽相聚時沈子蒼符俞子泗集周子文元陸子稼山風雨聯牀或登眺游覽或飲酒賦詩至今計之蓋已十有五年矣風流雲散邈若山河幸有周子日夕左右每一談及恍如復晤於花晨月夕之下再踐乎名山大川之中儼然見其灑墨濡毫歡欣歌詠之態至其磊磊落落不衫不履爾我相忘無不歷歷仍在目前則今昔離合之感未嘗不少爲之一慰然

則斯游也有賓主之歡有山水之適一轉瞬間且更有異鄉邂逅歡愁離合之不同儻十數年後諸君幸不我遐更訂同事乎一方則將來回憶今日之游不又重可念邪

來牛石城記

常安

都江古州之經流也由諸葛營而西爲上江其源出都勻獨山州由諸葛營而東爲下江其流通粵之柳州夾江盡苗藪也下江多崗苗上江多山苗而山苗尤悍上江山重箐密地極險阻雍正七年勦撫叛服不常亦上江爲甚底定後議置營汛於上江設一協鎮轄兵二千二百名駐水陸扼要之區曰來牛辛亥撤師題建土城予聞其地土疏易圯土城恐不足資扞蔽癸丑春以改建石城入告蒙俞旨允行爰飭

新設通判鄧瀾董其事且諭之曰苗新嚮化慎勿以鼙鼓滋擾而附近居民苦苗蹂藉凋殘之餘不堪重役務厚其值以徠傭者庶工成速而苗與民皆無傷甲寅春二月工竣計高一丈女牆高四尺下廣八尺上六尺周圍六百三十九丈有奇城門四東曰陽和西曰慶和南曰薰和北曰化和於是都勻之父老子弟忻忻然來告曰來牛石城成矣官兵永駐於此以控制諸苗而今而後誰復敢入我村落掠我子女牛羊者乎誰復敢張毒機奮長矛伺我於林莽奪我財而戕我命乎人安枕席出履康莊吾儕小人何其幸哉且崇墉屹屹不特爲吾一方萬年之利卽遠近鄰邑皆可恃爲犄角以無恐茲城之功不其偉乎曷可忘其所自始也請記之余因思來牛爲上江扼要之區向無城垣故崇山湍水皆爲苗險今石

城旣成天造之山爲我屏障激蕩之水爲我塹壕由是上江固而下江亦固下江固而丹江清江靡不固

聖天子南顧之憂不藉是少攄乎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傳曰眾志成城是城可恃而尤有可恃者在守其可恃者而更無忽其尤可恃者余能無望於後之君子哉時余有撫江右之命不敢以行速辭遂記之

盛京風俗記

常安

我朝自天聰五年因瀋陽之域創立盛京而興京東京咸統焉西至山海關東南並至海北迄興安土地沃衍川原拱衛靈秀蟠結之區元氣綢繆之宅也其風俗純樸有不雕不琢之象焉

聖聖相因誠教之深而養之厚始乎垂髫及乎白首無非含哺鼓腹之朝葛天無懷之樂風氣烝烝乎上矣婚聘不責財各隨所有豐者不以市德儉而荆布不相誚也遭喪孝子哀痛特甚親賓弔者各有戚容不涉他語其家不及舉火或備粥食強孝子一沾脣諸喪事俱族人代執有移饌以自食者湯飯而已無簋簠之設焉宴會之節父兄對客子弟躬奉杯勺侍立惟謹村僻之地偶有過客必延之家給之饔飧爲之止宿償以直則不受以爲相視之薄也地宜黍菽兼蕃鳥獸農事之暇射獵爲娛所衣所食視其土宜止於充飢渴禦寒暑並不知有遠方珍異之物無厭故喜新之心亦其習然矣市肆之區有無相通交易而退無詐無欺其築室牆不過數尺室家之好可望而知也而一意誠慤不以機械待人故人